

九旬老人是“长生不老”还是死而复生 真相扑朔迷离

咫尺之间

Seconds Away

[美] 哈兰·科本 著 周鹰 译

第一位包揽

德加·爱伦·坡奖、沙姆斯奖、安东尼奖的美国作家

《纽约时报》**No.1畅销书作家**

作品被翻译成**41种语言** 全球发行过**6000万册**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九旬老人是“长生不老”还是死

014037497

I712.45

2045

咫尺之间

Seconds Away

哈兰·科本 著 周鹰 译



北航

C1725704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I712.45

Seconds Awa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mer-Asia Books, Inc.
(GlobalBookRights.com)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四川一揽文化传播广告有限公司

(Sichuan Yilan Transmission Co, Ltd.)

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版贸核渝字 (2013) 第 3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咫尺之间 / (美) 哈兰·科本著; 周鹰译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3.11

ISBN 978-7-229-07282-7

I. ①咫… II. ①哈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4307 号

咫尺之间

ZHICHI ZHIJIAN

[美] 哈兰·科本 著 周鹰 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罗玉平

责任校对: 夏 宇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王芳甜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8.625 字数: 220 千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7282-7

定价: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zhich
zhijian

目
录

第一章	////////// 001
第二章	////////// 007
第三章	////////// 014
第四章	////////// 022
第五章	////////// 025
第六章	////////// 028
第七章	////////// 036
第八章	////////// 040
第九章	////////// 047
第十章	////////// 051
第十一章	////////// 060
第十二章	////////// 062

第十三章	////////// 068
第十四章	////////// 073
第十五章	////////// 081
第十六章	////////// 084
第十七章	////////// 087
第十八章	////////// 098
第十九章	////////// 106
第二十章	////////// 111
第二十一章	////////// 118
第二十二章	////////// 120
第二十三章	////////// 126
第二十四章	////////// 135

第二十五章 ////////////// 141

第二十六章 ////////////// 144

第二十七章 ////////////// 148

第二十八章 ////////////// 152

第二十九章 ////////////// 154

第三十章 ////////////// 166

第三十一章 ////////////// 170

第三十二章 ////////////// 182

第三十三章 ////////////// 190

第三十四章 ////////////// 193

第三十五章 ////////////// 197

第三十六章 ////////////// 204

第三十七章 ////////////// 210

第三十八章 ////////////// 219

第三十九章 ////////////// 224

第四十章 ////////////// 228

第四十一章 ////////////// 231

第四十二章 ////////////// 234

第四十三章 ////////////// 239

第四十四章 ////////////// 241

第四十五章 ////////////// 249

第四十六章 ////////////// 252

第四十七章 ////////////// 261

第四十八章 ////////////// 265

第四十九章 ////////////// 270



第一章

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某些时刻可以改变一切。我不是指小变化，比如某种麦片成为你的最爱，或者你进入高级班，或者你爱上某个女孩，或者你未来二十年会在哪里生活等。我指的是完全改变。上一刻，你的世界还是这样的。下一刻——啪嗒！——它被完全改变。你在现实中已经接受的所有规则，你已经认可的所有事情，统统被颠倒过来。

比如，上变成下、左变成右、生变成死。

我盯着那张照片，意识到这些全然改变生活的时刻总是近在咫尺。我亲眼看到的一切，已经让我一头雾水。因此，我眨了几下眼睛，又看了看——仿佛期待那个图像会改变。但它没变。

这是一张很旧的黑白照片。我在脑子里飞快地算了一下，它肯定是大约二十年前拍的。

“这不可能。”我说。

别以为我疯了（你可能很快就会这样想），我不是在和自己说话，我是在和蝙蝠女人说话。她就站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，身上仍然穿着那件白色长袍。她什么也没说。尽管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她长长的灰色头发看上去却仿佛在动。她皱巴巴的皮肤上沟壑纵横，仿佛一张被反复折叠展开过太多次的纸。

即使你不知道这位蝙蝠女人，你也一定知道其他蝙蝠女人。她通



常是一位令人毛骨悚然的老女人，住在街区那头一座令人毛骨悚然的旧房子里。每个小镇都有一个。你在校园里一定听说过有关她的传言，知道万一被她抓住，可能发生一切可怕的事情。如果你是小孩子，最好离她远点。即使你是大孩子——比如像我这样的高二学生——嗯，你仍然会离她远点，因为尽管你已经长大，知道那些传言都是胡说，不再相信那种事情，那座房子仍旧会把你吓得够呛。

但现在，我却在这里，在她的巢穴里，盯着一张照片看。而且，我很清楚，照片上的人不可能是我想象中的人。

“这人是谁？”我问她。

她的声音沙哑，听上去和我们脚下破旧的木地板发出的吱嘎声差不多。“屠夫罗兹。”她低声说。

照片上的男人穿着二战时的党卫军制服。简而言之，据蝙蝠女人说，他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纳粹，杀过许多人，包括她的父亲在内。

“这张照片是哪时拍的？”我问。

蝙蝠女人好像对这个问题有些不解。“我不清楚。可能是1942年或者1943年。”

我又看了看照片上的男人。我的头眩晕起来。这一切都讲不通。我试图用我确切知道的事情让自己镇定下来：我知道，我的名字是米基·博利塔。不错的开始。我是布拉德·博利塔（已故）和小猫·博利塔（在康复中心）夫妇的儿子。我在卡塞尔顿高中上学，我是新来的，还在适应环境。可是，眼前这张照片仍然让我觉得自己或者是妄想狂，或者是十足的疯子。

“怎么啦，米基？”蝙蝠女人问我。

“怎么啦？”我重复道，“你在开玩笑，对吗？”

“我不明白你的话。”

“这”——我指着那张照片——“是屠夫罗兹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认为他二战快结束时就死了？”

“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，”她说，“米基？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”

第一次见到蝙蝠女人的情景闪现出来。我正往新学校走，她突然出现在这座破败的房子门口。我差点失声惊叫起来。她抬起一只鬼魅般的手，指着我，说出七个字，像一记重拳直击我胸口：

米基——我不清楚她为何知道我的名字——你父亲没死。

正是这七个字，让我走上这条荒唐的路，把我带到这里……见到这张照片。

我从照片上抬起头：“你为什么要那样说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说我父亲没死。你为什么要对我说那样的话？”

她没吭声。

“因为我在那里，”我声音颤抖地说，“我亲眼看到他死了。你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？”

“告诉我，”她用她那沙哑苍老的声音说，“把你记得的事都告诉我。”

“你这话当真？”

老女人默默卷起衣袖，让我看那个文身，那个标示着她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文身。

“我刚才给你说了我父亲是怎样死的，”她说，“现在该你说了。告诉我发生的事。”

一股寒意从我脊柱上兴起。我环视着阴暗的房间。一张乙烯基唱片在旧唱机上转动，刮擦出马力乐队的一首老歌，名叫“时光停止”。我妈妈曾是马力乐队的粉丝。在她名气很大的那些日子里，她甚至和乐队成员是朋友。但我的到来让她的所有梦想成为泡影。那张该死的



照片就放在蝙蝠女人的壁炉上，20世纪60年代的五个嬉皮士穿着紧身T恤，胸口都有那只蝴蝶。

“告诉我。”蝙蝠女人又说。

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回忆让我很痛苦，但我好像每天晚上都会回到那天。

“我们开车去圣地亚哥，只有爸爸和我。收音机开着。我们都在笑。”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，爸爸的笑声。

“嗯，”她说，“后来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一辆SUV冲过隔离带，迎头撞向我们。轰隆，就这样。”我暂停片刻。我几乎还能感觉到那可怖的猛烈震动，安全带的拉力，突如其来的黑暗，“汽车翻了。我苏醒过来时，被卡在车里。消防员正设法把我救出来。”

“你父亲呢？”

我看着她。“你认识我父亲，对吗？我伯伯告诉我说，我父亲小时候来过这座房子。”

她没理会我的问题。“你父亲，”她重复道，“他在车祸中情况怎样？”

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告诉我。”

我仿佛仍然能看到爸爸。“爸爸仰面躺在那里。他的眼睛闭着，脑袋四周全是血。”

我心里翻腾起来。

蝙蝠女人向我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。“没事了。”

“不。”我厉声说。现在，我的声音中有了怒气。“有事。而且很严重。因为，你知道吗，一名急救员正在救我爸。他长着沙色头发，绿色眼睛。最后，这名急救员抬头看着我。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，他摇

摇头。就摇了一下，但我明白了，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。完了。我爸爸死了。我看到的最后一件事，是我爸爸躺在轮床上，那名沙色头发绿眼睛的急救员正把他推走。”

蝙蝠女人没说什么。

“但这”——我举起那张旧黑白照片。我的声音哽住了，眼泪急速涌上来——“这张照片上的人不是什么老纳粹。这是那个急救员。”

蝙蝠女人的脸本来白得疹人，现在好像更白了。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我也不明白。这就是你说的屠夫罗兹吗？他是把我爸爸推走的急救员。”

她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。“我累了，米基。你现在必须离开。”

她把一只手放到嘴边：“有时，当我们非常想让某件事情变得很糟时，我们真的能做到。你明白吗？”

“我不想让这张照片是急救员的照片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
她摇摇头，她那齐腰长的头发在微微飘扬。“记忆并不那么可靠。你再大一些就明白了。”

“你是说我弄错了吗？”

“即使屠夫罗兹不知怎么活了下来，他现在也快九十岁了。当急救员太老。”

“哇哦，我没说过他有九十岁。他和这个人一样大。”

蝙蝠女人只是看着我，仿佛我脑子出毛病了。我知道这一切听上去很怪——仿佛精神错乱的人在胡言乱语。“时光停止”结束，另一首歌开始。她退后一步，她破烂的白色长袍从破旧的木地板上拖过。她目光严厉地盯着我。

“怎么啦？”我说。

“你该走了。而且你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见到我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

“你弄错了。”她说。

眼泪渐渐噙满我的眼眶。“你以为我能忘掉那张脸吗？能忘掉他把我父亲推走前看我的眼神吗？”

她的声音现在已经生硬如钢：“出去，米基。”

“我不会——”

“出去！”

第二章

一小时后，我坐在自己家后院里——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我伯伯米隆的后院里——把一切都告诉了伊玛。她一如既往的一袭黑色衣裤，与她头发的颜色很吻合。她的眼妆也是黑的。她中指上戴着一个银色头盖骨和腿骨交叉的戒指，耳朵上的耳环多得我都数不清。

伊玛天生性情阴郁，经常闷闷不乐。但此刻，她却凝视着我，仿佛我突然之间长出了第三只手。

“你就是这样从那里回来了？”伊玛说。

“我又能怎样呢？”我反问道，“难道把那个老女人揍一顿，把信息给打出来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但你怎么可能就那样离开？”

“她上楼去了。我能怎样，跟着她上去？万一——谁知道呢——万一她开始脱衣服之类的呢？”

“呸，”伊玛说，“太厌恶了。”

“这下你明白了吧？”

尽管伊玛甚至不到十五岁，但她身上有许多文身。她的身高也只有五英尺四英寸，她的体形可能会被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称为偏胖。几个星期之前我们认识时，她形单影只地坐在那张“帮外人”餐桌边吃午餐。她声称喜欢那样。

伊玛盯着那张旧的黑白照片。“米基？”



“嗯？”

“你不会真的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吧？”

“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荒唐，但……”我打住话头。

伊玛有她自己的魅力。她的外壳，也就是她展现给全世界看的外表，极具防御性，看上去不友好。她也并非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漂亮女孩。但当她用那双大大的棕色眼睛看着我时，就像现在这样，目光专注，满脸透出关切，她看上去几乎就是仙女。

“继续说。”她说。

“那次事故，”我开口道，“是我生活中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时刻，太惨了。我爸爸……”记忆潮水般涌来。我是独生子。我出生后，我们一家三口大多数时间住在海外，幸福地穿梭在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之间。我一直以为，我们就是无忧无虑的游牧民，国际波西米亚人，为不同的慈善机构工作。我没有意识到我们那样的生活还有更多其他的意义。

“别难过了。”伊玛说。

但我很难再说下去。如果你很多时间都处于旅行状态，你就没机会结交很多朋友，或者确切地说是任何朋友。这也是我那么想安定下来的原因之一。因此，我爸爸最终辞掉工作，带着我们搬到加州，到一所真正的学校给我注册，然后，唉，死去。所以你瞧，我们回到美国之后发生的一切——父亲的死，母亲一落千丈——都是我的错。无论你想怎样否认，这都是我的错。

“如果你不想告诉我……”伊玛说。

“不，我想。”

她再次用她那双大眼睛看着我，神情如此专注、理解、善良。

“那次事故，”我说，“带走了一切，让爸爸丧命，让妈妈崩溃。”

我没说它对我造成的伤害——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彻底摆脱它对

我的影响。但那与现在的事无关。我现在要弄清楚的是，怎样才能把这一切与急救员和照片上的男人联系起来。

我缓慢说道：“当你经历那样的事，当某件事发生得那么突然，毁掉了你生活中的一切时……你会记得每一点，每一个细节。我这样说没错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个急救员，他是第一个让我知道我父亲死了的人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样子。永远不会。”

我们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。我看着篮圈。米隆伯伯知道我要住到他这里来时，换了一个新的。我们俩都能在篮球中找到安慰。有条不紊地运球，后仰跳投，“嗖”地钻过篮圈的球，都能带给我们慰藉。尽管我被迫和伯伯住在一起，但我无法完全原谅他。篮球是我们唯一的共同爱好。

是的，我不能原谅他。我猜，我也无法原谅自己。

也许，我和米隆伯伯之间还有其他共同之处。

“你别对我发火，好吗？”伊玛说。

“好的。”

“我理解你说的每一个字。你知道的。而且，嗯，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太疯狂了。这点我也知道。但是，我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看待这件事？”

“不能。”我说。

“嗯？”

“我知道，这看上去很不理智。我应该被锁进精神病院的软禁病房。”

伊玛笑着说：“唉，你又来这套了。但我们还是从头开始，把所有的头绪理理，一步一步地来，好吗？我只是想把事情先搞清楚。”



我不情愿地点点头。

“首先”——她竖起一根涂着暗红色指甲油的手指——“你上周上学时路过令人毛骨悚然的蝙蝠女人的屋子，尽管你不认识她，以前从没见过她，她却告诉你说，你父亲还活着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不可思议，对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她怎么会知道你是谁，怎么会知道你父亲死了——她那样说用意何在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那 we 来看第二点。”伊玛竖起第二根手指。这根手指上戴着头盖骨戒指，涂着淡黄色指甲油。“一个星期后，在我们经历过生死考验之后，蝙蝠女人又告诉你说，她的真实姓名是莉齐·谢克曼，大名鼎鼎的大屠杀幸存女英雄，二战结束后谁也没见过的人。然后，她把这张照片给你，还说照片上的人就是杀她爸爸的纳粹。而你认为，这和用轮床把你爸爸推走的人是同一个人。”伊玛摊开双手，“我这样说基本概括清楚了吗？”

“非常清楚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有点眉目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她向我做了个手势。“别的我们暂且不说。首先，不知何故，这个人七十年来一点都没老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还有一个问题：你总说那个急救员长着沙色头发和绿色眼睛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是你对他记得最清楚的，是吗？绿眼睛。我记得你还说过，他的眼珠周围有黄圈之类的。”

“对，那又怎样？”

“但是，米基，”伊玛把头偏向一边，她的声音更温柔了，“这张照片是黑白的。”

我无语。

“你看不出颜色。那你怎么能说他的眼睛是绿色的呢？你不能，对吗？”

“我猜不能。”我啜嚅道。

“那我们干脆说得简单点吧，”伊玛说，“什么可能性更大呢？屠夫罗兹和一位急救员长得有点像？你的想象力更丰富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你认为年届九旬的老纳粹现在成了加州的年轻急救员？”

当然，她的话有道理。我知道，我的思维还不太清晰。过去一周里，我惨遭毒打，差点送命。我看到一个男人头部中弹。当伊玛的喉咙就要被割破时，我被迫无助地站在一旁干着急。

而且，这还根本不是最惊险的部分。

伊玛站起身，没再理会我，迈步离开。“我该走了。”

“你去哪里？”

“明天见。”

她总是这样——自己消失掉。“我送你回去吧。”我说。

伊玛用双手按住嘴唇，皱着眉头看着我。

“天不早了。可能不安全。”

“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是谁呀，四岁大的小女孩？”

但我不是那意思。不知何故，伊玛就是不让我知道她住哪里。她每次都直接消失在树林里。诚然，我们已经迅速亲近起来，也许都成了对方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。但我们俩都有自己的秘密。

伊玛快要走出后院时，停下脚步。“米基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关于那张照片。”



“嗯？”

她想了想才说：“我觉得你没发疯。”

我等着她继续说下去。但她没有。

“那怎么办？”我问，“如果你觉得我没发疯，那是什么？虚幻的希望？”

伊玛又想了想。“可能。但这整件事还有另一面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也许我也疯了，”她说，“但我相信你。”

我站起来，向她走过去。我身高六英尺四英寸，比她高出一大截。我相信，我们站在一起看上去一定很怪。

她仰头看着我说：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而且，是的，我也知道所有的矛盾。但我就是相信你。”

我感激不尽，直想流泪。

“问题是，我们对这件事该怎么办？”伊玛问。

我扬起眉毛。“我们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这次不行，伊玛。我已经让你经历了太多危险。”

她又皱了皱眉。“你能不能别做出这副保护者的姿态呀？”

“我必须自己处理这件事。”

“不，米基，你不能。无论这事是什么，无论你和蝙蝠女人之间发生什么事，都与我有关。”
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只好作罢。“那我们先睡觉，明天再说，好吗？”

她转过身，扫视着后院。“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从头开始，这件事就是因为一个疯子老女人说你父亲还活着。但